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二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編次

附紀篇

朝野紀聞

天啓丙寅六月靈丘縣離城三十里去南山五里有猛虎七个止見三虎在山伏臥傷人三口傷驢二頭傷犬三隻地方爲害狩人不能制

廣昌縣于六月初五日四鼓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

齋戒沐浴請僧道百人于關帝廟城隍廟娘娘廟誦經設醮旬日漸息 揚州道揭

京師有一番僧進廣慶門入十方寺鬚髮卷結面目怪異身披青紅紫服察其言辭開口滯澀宛若鳥聲使之書寫持筆橫斜蜿蜒如虵跡驗其隨身褒裹祇有番經數十張茫然莫辨就其原領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批文一紙內稱大西天羅漢啞咯嗎願遊漢地而號帖紛紛或以印鈐或以朱標飲食起居如

常人無乇奇疏　聞縱之行游　御史王時英疏

大同府于六月初五日丑時地震從西北起東南而去其聲如雷摇塌城樓城牆二十八處渾源州從西起城撼山摇聲如巨雷將城垣大牆并四面官牆震倒甚多王家莊堡天飛雲氣一塊明如星色從乾地起聲如巨雷之狀連震二十餘頃至辰時仍不時摇動本堡男婦羣集啼泣之聲遍野摇倒內外女牆及裏大牆二十餘丈倉庫公署軍民廬舍十類八九壓死多命積

尸匝地穢氣熏天慘惻不忍見聞 本府申文

朝天宮回祿時天未曙昏暗中忽聞有聲烈燄

冲天紅光映地遥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兩

層及金剛殿廻廊周匝火起以四方輻輳之地

半屬丘墟千官呼祝之壇盡爲灰燼羽士冉乾

升稱正殿向自鎖閉不爇香火不期六月二十

一日丑時突然火從正殿起延燒燬前後兩殿

併廊房金剛殿共一百十一間甚矣祝融爲虐

國之災也 朝廷下詔修省祈禳之 御史李燦然疏

天啓壬戌四月初四日北京德勝門甕城内玄帝廟前大槐樹内火起燒二顆因年久枯朽本日西邊樹心煙起至稍頭當時潑救間東邊樹心亦煙起難以措救管門内相見風勢甚大恐致延燒地方鋸倒方止 北城御史䟽

丙寅六月十六日登萊州五鼓時分有紅雲一片自西南起直至北角樓内聲似巨雷頃刻時猛火衝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 巡撫䟽

十月二十六日禁城煙起不見火光延西一路

講經樓後基趾騰騰有煙火用水灌澆漸息惟見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荊棘成叢隨將刀斧刈除纔見分明有煙數從上隙出尋隙控掘上下多瓦石木柱堆積朽腐無算隻者如炭欲燃未燃氣熱如炊守候兩日盡滅守備太監劉琥右火災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五六尺新舊房屋倒塌不計其數壓死人口甚多朝中內臣數百至宫門奏因水淹平子門各要探親　皇上准容各內官去西

山横水發數丈至蘆溝橋人家被水推去　又
良鄉縣陰雨無分晝夜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
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將本縣倉廒吏舍登時傾
塌倉穀漂流文卷浥爛居民房屋倒壞田禾衝
入江内尸横遍野悲聲載道耳目不忍聞見
武清縣大雨如注晝夜不絶七八日平地深數
尺田禾盡行淹没　東安縣洋河泛漲水勢滔
天人民禾黍盡充魚鱉之腹　大興縣渾河水
決高涌數丈頭畜人財房屋盡從流水俱六月廿八日

至閏六月初三日事
見順天府尹疏

七月初二日山海關大雨如注初三日勢若傾盆夜繼以風伯厲威鳴條有聲田禾漂沒舟楫擊破公衙私舍傾圮無存以致人亾馬死惟倒馬關一路猶甚焉 山海太監疏
右水災

天啓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雜月狀内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弁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其西南東北兩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道慘澹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

大圈之中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狀似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見撫按疏

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晩鐘鳴時聞空中叫嘷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千石萬砲競放之聲震天動地舉邑驚惶齊登西關倚女牆觀望四野火光遍地城下萬民叩閽求入時有湖賊殺長興石知縣之警繇是人心大恐訛傳餘黨

寇掠來此移時肅靜越二日知是從蘇州由嘉興經海鹽其聲更甚亦漸過海南去老人云是天愁也 濱海見聞錄

右象異

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丑時地震自西北方起至東南巽方移時不散二十四三十九日連震三次搖倒房屋壓傷民命夾山嶺堡天鼓響海空火光一天皆赤從西南起斗大火塊落東北方忽然天鼓大鳴從西南起向東北方去訖 撫按疏

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日復震二次十二日午時大震一次響甚如雷官房民舍俱倒　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為灾

十二月二十二日應天府申時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甲子二月三十日北京欽天監呈稱巳時地震從西北乾方來有聲如雷往東南巽方去未申

時又震二次

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官民房屋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丙寅十一月十八日南京陵寢于本日午時地忽震動　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微動無聲從西北方起東南方止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災變異常寧夏巡撫史疏

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來往東北方徐徐而止官民房屋傾倒傷

人無數以上俱見䟽章

貴州道御史徐　題為地震變出非常事云云

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耳

年來地震不次而徵應相繼亦若桴鼓之不

期三韓之地震也致東奴入犯有撫順清河

開鐵瀋陽之變四川之地震也致奢酋殺官

戮民圍城僭號之變山東之地震也致白蓮

教妖黨蹂躪鄒滕動揺三省之變揔未有一

日而三四震每震而掀翻簸蕩似在漏舟中

至舉國錯愕又有巨鼠飛食于鳳縣妖狐媚惑于灤州此物怪也鴞黨操戈于長興奸人揑號于彌勒澄清坊一日而殺十二命此人妖也仁壽縣長山一帶忽大聲震如雷山裔迸裂長約七里濶約三尺深不可測此山異也

右地震

天啓癸亥陝西鳳縣東關外村民何秀等入山收割雜糧忽見異常能飛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豆速即趕打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

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內角前爪止有四後爪止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層戶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稱重三斤　先是瓜洲儀真江北一帶羣鼠銜尾貫遊波心蔽江而來盡投江南叁圩穴隱狀如常稍肥大虎船邏卒逐之不散如是半月而止不入民居不傷田禾江南饑荒而江北旱災有饑民烏合之亂

甲子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正兵營家丁賀
榮家有猪生十四口内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
足巡撫翟之臣不知占驗姑以臆度一首也分
身為二分尾為二又分足而為八有始合終離
之象焉右 四分五裂之意焉因查載記晉元帝
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武帝太元十
三年京都人家生子一頭二身八足併與建武
同妖是後近侍用事漸亂國柄
六月二十日山西靈州高時正家猪生小猪一

頭二身二眼象鼻四耳四乳即死　岢嵐州王
良興家猪生小猪一頭四耳八足兩尾滿口尖
牙即死　陽城縣馬進孝家牛產犢一身兩頭
四耳兩脊一尾兩分
乙丑六月初四日濟南府有飛蝗自東南遮天
蔽日合境落集隨捕旋飛凡有落處秋禾一時
蕩盡　兗州府三春不雨二麥枯焦惟望秋禾
又被大蝗食毁大半今又孳生小蝗東來西去
突可止遏殘禾盡食無存　巡撫疏

鳳陽府春夏無雨蝗蝻蔽天人民無食臨淮縣又多冰雹蝗乃滅鳳陽太監疏右物怪

丁卯正月廿一日桃源縣白洋河賊嘯聚猖獗各帶刀斧往來搶掠殺人典史林天相督衆奮勇爭先隨擒獲逆賊劉奎吾等九名押解到縣審問本日酉時餘黨百人從西門擁入縣連劈重門四面放火延燒捕衙殺死家屬一人割去耳鼻一人罄搶家財即擊破公衙宅門四圍火焰冲天殺聲震地與快人等扶掖知縣管九功

并眷屬越牆避入民家被殺死親屬三人劫掠
縣印衣飾及燬焚庫藏監鋪殺傷兵民獲賊盡
被劫逃直出南門又放火焚劫數家 總漕疏
陝西澄城縣于二月十五日黃昏時知縣張斗
耀坐堂比糧被百姓各持利器從西門擁入公
堂斗耀退避亂民直入私宅亂砍即死打開銀
櫃劫去大銀七錠印務庫獄無虞 陝西巡撫疏
徽州府爲工部官查勘黃山凌虐地方于三月
初一日起更時有數千人圍繞公署吶喊鼓譟

打門蜂擁本部家眷驚惶無措各欲投井自盡因與李同知公署相鄰遂踰牆潛匿本部見周遭火熖冲天隨郎易衣逃避此輩房門數重開聲振地四鼓方散　勅書關防冊籍文卷金帛服飾悉成煨燼矣工部疏古民變

以上俱天啓辛酉至丁卯年事

詔獄慘言 天啓乙丑楊左六君子事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于人人事而不能徵實于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于渾蓋二家會其微眇乙丑春冬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

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耳璫禍而衡復歸于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于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逮赴詔獄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涔涔下同坐者竊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

尾箕燕墟也白者金祥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寃徵乎楊左行死矣翌日而三君子之凶問至孜白氣竟天之時獄卒承瑎命之時也於乎又三日月蝕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爲陰爲刑人之象也太白主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袁顧三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潜潭巴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奄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

子又俱被難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庸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邪翌午而周卒死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

周袁二公俱于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

問諸君子雖各辯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
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
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杠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
挾扶左右手摳摟而東一步一恐痛聲甚酸楚
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
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白爲最頃之至廳事
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在楊之左魏在楊
之右顧在魏之右周在左之左袁在周之左顯

純處分畢還獄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
咤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以出袁以
病故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
厲勒五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
左顧嘵嘵詈辯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
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伏侍太奶奶分付各
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
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

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爲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璫意不回每晨起多飲凉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夾拶棍杠敲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凋顧各受二十棍

撥敲五十袁撥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為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其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

二十日楊公家人送飯茶葉中雜金屑以進為獄吏所覺俱嘿逃去楊公嗣後遂絕傳單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之名叱曰爾令奴輩潛

匿不交贓銀是與　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
頭欲辯而不能遂俱舁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
獄獨楊左投戶限之外臂血流離伏地若死人
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仍舁入左公轉面而東
顧其家人是日兩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
號呼之聲甚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拶敲五十
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口曰六人不得宿一處
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各閘之以問獄吏吏嗟吁

曰今晚大老爺當有壁挺（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爲獄卒之冠至很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元二劉則眞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二十棍是日獄吏猶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屍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牆之下以石爲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

宗扶至牆外臭遍街衢屍蟲沾墮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下周拶敲三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贓完公家饒出橐中故特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贓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死時先瘖注大監實孤身在關廟（詔獄中向有此廟六君子又加修葺）鎖頭顏崇手斃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朝瑞病劇　上命撥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贓完裹巾結襪逍遥獄中方怨顧贓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屍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揭報顯純顧大章大病容雜
與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霑衣曰一綱盡矣次
日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盖獄吏揭報時太白
適經天嗚呼顧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閒故是日之午閒顧二君子與孟舟
三人共飯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
二位爺講話遂着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後
挈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問

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許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屍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加棍三十拶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　旨已下閣中客知之嚮躅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恐不能相全如何客曰然會當有變卒竊笑而去已而西曹之 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贓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爲之毘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贓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誠實可信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城隍廟御史及司官共十人公

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跪反覆辯論甚直而諸人承璫命竟以斬刑坐公又責公十五竹板嗚呼璫之虐焰一至于此是日璫遣聽計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速名帖及獄辭送去禮貌甚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屍出于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藁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

牀蓐以托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
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盎以大磚
後公發別房望向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弁竊之
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
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爲顏紫所竊紫亦號于
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袁周二公以
禹端深恨楊公惕死餘猶可望免累迫顧公勸

之速絶以舒禍願正色曰人故自有張主且死生之際豈朋友所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惟雜菜一把匾豆爽斤許及蘋果五六箇而已

魏公受刑之數較之楊左爲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便不能朗十七日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癯臥不能起陰囊大

如三斗器行屐頗有所妨然以病故竟死不受
一棍惟拶夾二刑加三五番而已
袁公贓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借于他人故受刑
爲少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入獄中終日與孟
弁對弈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
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贓完日鎮撫歷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
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亦支辭
爲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憨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贓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哂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常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覩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何益周問故顧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向留榻下何至嘖嘖乃爾周

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
書盖顧孟二公合詞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
從得出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
戶至周屍出日厚賂獄卒獲之後客南還托友
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
股瘡潰中墮腐血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

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瞑目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爲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

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
以次交賦
鎮撫納賦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
敢問多寡之數紙已急驅而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
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
凡五六次思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寘
華囊于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恐再見顯純
手乎惟速盡爲快

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也堅木爲之長尺五寸濶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人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

一鐐鐵爲之即銀璫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便故也

一棍削楊榆條爲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着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

繫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拶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拶兩人扶受拶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拶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幇拶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杠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吋可

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灑地也此客君見之非闢瞽說

楊公屍棺之歸負以二騾其次子從一二蒼頭蹌蹡道上知者皆爲之飲泣

顧公云拶夾雖爲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寬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爲之地者故夾拶差緩非棍之獨苦也

楊左魏同時絶命顯紀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于楊左分其先後以時魏復緩踈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璫遣聽計人坐顯純後提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以虐一日聽計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來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賕得伏脅下細語顯純猶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仍不許爲方言

鎮撫爲朝家禁獄 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即刖其足故片紙

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矣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旣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吏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弁楚人亦有心討之士以遼事繫獄與諸君子善顧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討附璫殺正人

之罪援爲口實併欲盡其命已而顧公西曹之旨下顯純惡逆遂爲遠近所傳

野臣曰讀未終篇頓使人髮指眥裂氣塞淚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孽未有今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眞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體而臠其肉以饗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人之公憤謹筆誅之以傳千百世之罵名聊爲六君子追痛耳第又不知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緹騎紀略　蘇州

天啓丙寅　詔逮故左都御史高攀龍僉都御史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及吏部員外郎周順昌時逆璫魏忠賢竊柄任愛憎爲生殺緹騎四出海內騷然而有端方鯁直尤惴惴虎尾春冰不寧寢食者順昌謂告家居嘗切齒唾罵又夙著廉潔聲爲士人仰止郡有疑事不平事得周吏部一言而是非曲直立剖于是賢者敬服之而不肖者亦稍忌之

矣會給事魏大中先期被逮所過郡邑無敢與之通順昌輕舠候見于吳門相持痛哭與之約婚姻奏酒炙而別去又府丞楊姜以彊項不協于織造監李實誣奏罷官故事內臣無叅劾郡邑吏牟撫按權者起元爲撫臣爲之申救併罷起元其去吳之日順昌爲文以餞感慨淋漓數百言指斥無少避以是忤忠賢意授指新撫臣毛一鷺陰伺順昌短絕一切干掫請托蕭然不事營殖所居委巷數椽蔽風雨身飯脫粟夫人

吳生平不識金與珠惟銀敘一二一歲中强半在質庫故久不能得其隙嗾其黨倪文煥論之無所據問同鄉某甲某甲被察處留都下嘗爲順昌所規思報復而揑詞以進遂奪順昌官人心以扼腕不平矣而此屬意猶未慊必欲論殺之然後快復追論起元巡撫時稽停　上供金錢并文致順昌等疏藁既成使李實署名上之遣官旗張應龍文之炳等分逮其被論攀龍諸人　詔至蘇三月十五日也縣令奉檄至順昌

家舉家號哭昏仆而順昌神色自若慨然將出所知泣謂之曰昔孟博屬子數言千古酸鼻今觀諸郎君環地牽衣路人不忍公獨嘿然長往邪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命筆題小雲棲三字書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寃擁送者巳不下千人至軍門士民狂奔而來聚而駴且哭者踵相接也撫臣自度不協輿

情檄有司數易置順昌一日四五遷而遠近愈
相揺惑至于塡巷塞途負擔者息肩列肆者罷
市十百爲伍奔走詢訪或議或泣或怒罵或摶
顙籲天或買卜推吉凶垂白村老雪涕相語
朝廷何事殺好人或又言何關　朝廷自是魏
太監欲殺耳或言吾儕小人何惜一死不爲吏
部請命或具呈哀祈上官或欲趨裝走京師訟
寃有不識吏部面得一見叩頭如睹禎瑞其擠
塞不前者從門外呼名再拜皆欷歔垂涙不忍

去帶星而出復帶星而歸自十五日至十八日通國皇皇猶赴父母之難也諸生有識者相與計曰人心怒矣開讀之際事未可知吾輩當代爲請無貽桑梓憂乃與二三父老遍慰百姓曰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討萬全頃當乞命兩臺愼毋過激生事端百姓皆曰諾于是皆執香自吳縣至西察院從順昌而行者數萬人哭聲振天揮淚成雨縣官馬不能前日以當午矣陰雲慘黯無色同于飛霜無不

人人心動神沮諸生　五百餘人公服候兩臺于
門外懔懔相戒無譁頃之兩臺至百姓伏地號
呼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劉羽
儀文震亨等前跪陳曰周吏部人品令望士民
師表一旦觸忤權璫不由臺省論列據刑臣李
實風影之辭遂煩　詔使百姓冤痛萬口一心
願爲之死諸生誦法孔孟所習者名節廉耻若
今日之事則是　朝廷所棄者賢良所用者邪
佞諸生何顏復列青衿居汙濁之世明公爲東

南臺臣不能回天意而慰民心諸生竊爲羞之言罷大哭門以外皆哭失聲下及輿隸亦掩面悲不能止撫臣流汗被面未能應一語而旗尉勢若虎狼自內持械揮衆且厲聲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置喙于是顏佩韋等挺前問曰旨出朝廷乃出東廠邪諸尉叱曰速剜舌旨不出東廠將誰出百姓聞之皆袒臂大呼曰我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能逮我吏部郎拳毆之柄堂下從者以千計奪其械奮擊諸尉久驕橫愕出

不意避堂後百姓隨之入勢不可遏尉二十餘人歷壁踰牆脫走其一人死焉撫臣大怖急麾兵自衛介士一人舞刀而入百姓辟易叫曰都爺調兵將盡殺我輩爭擲瓦石如飛蝗勢復大張道臣張孝縛介士而撻之適定知府寇愼素得民心再三諭解至夜深方稍稍散去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徒步詣撫臣撫臣方治饌調藥酒遣人候應龍之柄而餽之無暇可否以問縣令縣令羅順昌公署中乃遍索羣尉羣尉自

出長安妄自尊大謂天子不敢望東廠何論郡邑故所至凌鑠長吏剽奪民財二千石以下莫敢誰何其視吳民不啻蟣蝨也一旦見詬辱恇懼不知所出向人羅拜但言東廠累我東廠累我是日也尉之逮尊素者亦從胥江將至滸泊舟驛下橫索供應強攫市人雞豕市人爭之被毆行路人皆怒不呼而集者數百牽其兩舟燔之尉皆負傷獨身跳駕帖盡矣又聞郡中有變不敢入郡門竟乞食

至浙浙撫臣爲諭尊素遣至京亦竟不成開讀
禮吳民旣憤激一時蹶張而後甚悔慮重順昌
罪也又不測上官意云何故囂然之形似息而
實人人自危撫臣十日三拜疏初謂變出士民
最後分列顏佩韋等十一人竟不忘情于痛哭
之子衿矣或微言諷順昌覆水勢成矣何徒自
苦順昌歎曰順昌小臣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
以自裁乎知此行必死死見
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　朝廷此願畢矣諸

君茅記吾言他日爲作傳可也又手書別相知中有云惟有豎起脊梁鍊成一鐵漢期不負知已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獨諸生朱祖文策蹇從之所以左右維護者無遺力其後竟以勞悴且不勝憤懣發病死順昌既行而訛言日起士民杌揑不安轉相告語有言盡洗一鄉民者至扶攜奔竄自通津以北梱載相望巷無居人官府禁而愈囂凡一月餘始得

旨收佩韋等付獄黜降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

皐殷獻臣沙舜臣凡五人當是時賴冠郡侯愼
陳大令文瑞金司訓一鰲秀務積誠以死爭于
兩臺得不成大獄徐太常如珂又力爭于
朝故得從薄罰撫臣意姝怏怏繇是民莫厥居
不至鳥飛獸潰而于順昌庶幾生還之望矣順
昌初就詔獄京師地震水溢王恭廠災天變屢
告而逆璫愈肆酷鍛鍊順昌受刑倍慘身無完
膚罵不絕口賊臣許顯純摍擊其齒齒盡落顯
純自起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噀血濺其頭面罵

益厲因觸石碎首復送至獄獄卒顏紫手殞之擲屍牆外夾巷中三日乃出喪至吳遠近吞聲咽淚大風拔木飛石三日夜乃息佩韋等聞之大哭曰我輩死無所憾願從吏部共殛賊幸矣五人咸慷慨就刑越明年天地清寧恭膺

今上即位神武天挺元兇魏忠賢崔呈秀等寘諸法籍其家玉帛珍奇金銀無算二兇亦相繼自縊 詔剖棺磔斬又逮虎彪倪文煥等擬辟贈順昌太常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尋 賜謚建

祠而諸生王節等亦得還列黌序逆璫僭祠遍
海內其在蘇者虎丘之南數百武垂成而奉
旨拆毀矣之縉紳因廢基歛五人遺骸以葬並
峙五塚樹碑巋然表之曰五人之墓撫臣者以
遷秩還家對客讀邸報嘿然入內客未別而聞
哭聲撫臣暴卒矣又廣陵人士言文煥白晝見
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旗
衛從數十人導順昌來冠服儼然而坐文煥大
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

良久墜地震如霹靂乃騰空去史記灌將軍事
自昔有之今吏部節烈過將軍文煥陰賊甚于
武安其言當信然耳抑余深有慨焉東南澤國
中吳號爲怯藪佩韋亦孱然市人耳生平見縣
簿尉面赤聲顫不成語一旦臨難氣雄百夫搤
虎吭而徒手辱之竟使權璫挫焰緹騎不復出
都門昔何以懦今何以壯也青衿赴義解難幾
及于難而義卒歸之青衿初不識五人五人非
藉手青衿近追葛義士上不愧陸必保誰謂吳

儇輕薄哉至于祖文捐軀數千里外尤人情所難昔繆彤戴就陸續數君子有慘被五毒而口無異辭者有托身卒伍以周旋終事者彼其俠骨勁氣至今猶在人間然猶曰功曹所以報太守也今此諸君非有不解之誼反兵之讎孰薦孰毆而爲此設使吏部有絲毫之矯僞諸君有絲毫之顧慮其孰能之哉不出二年其間倚禍倚福降災降祥古未有捷而不爽若斯之甚者虎丘百畝之宮倏焉畫棟朱甍使貴游子弟不

敢睨于門倐焉荒塚寒原使村翁牧豎相顧而
歎息每見破壁棄柱輙笑阜城之骨不得與五
人分一抔之土也噫嘻九月霜岸長芙蓉抱香
死誰不死者誰得死者五湖波臣紀

戳番案鈔

逆璫魏忠賢掌東厰事廣置番役突陷平人號

打事件究死亾算至如揚州知府劉鐸以扇頭

詩刺璫番役獲以獻忠賢立逮朝貴右之尋復

原官後于丙寅八月初二日有家人劉福身藏

銀二百五十兩進北京彰義門被假番趙三等

獲住挾詐銀一百五十兩隨有鐸親彭文炳具

告南城内獲問又被捕番孫守貴將劉福趙三

廵捉到官比時總廵叅將張體乾心知魏忠賢

素恨鐸乘機嚴刑拷逼劉福誣招家主劉鐸賄
買術士方景陽行術咀呪魏忠賢情詞藉此邀
功希圖超陞富貴故向東廠刑官處會取番役
一人來認明使魏忠賢聞知體乹即令把總谷
應選緝拏方景陽等應選不合故違誣告人因
而致死者被誣之人委係無辜體乹誣捏行術
符呪令牌等物前來體乹隨不合將方景陽等
非刑苦拷逼令妄招始終不曾與劉鐸面質羅
織情由立定罪案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六日誣

奏爲神奸賄囑左道術害重臣伏乞
聖明亟正國典以剪人妖以昭天理事隨奉
欽依劉鐸居間擬成又賄囑妖人鎮魘咀呪重
臣并妖犯方景陽曾雲龍彭文炳家人辛雲劉
福等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行究問具奏
欽此隨該錦衣衛將劉鐸方景陽等綁送北鎮
撫司打問成招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十日具題
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營謀擬成

復圖鎭魘重臣方景陽因妾殺妻已于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興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叅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叅將申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敍該部知道欽此將劉鐸等一干人犯解部送司該本司郎中高默會同湖廣司員外郎徐日葵福建司主事陳振豪山東司主事湯本沛問擬劉鐸合依書符呪水左道爲首者律絞秋後處決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

合依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等徒罪
辛雲合依不應事理減等杖罪具招呈堂隨該
刑部尚書薛貞于天啓六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左道興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厥辜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辛雲明係同謀豈止徒杖
司官高黙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堂批徇
情賣法本當處治姑着再審依律從重擬罪具
奏欽此該司覆擬劉鐸合依卑幼謀尊長律斬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合依書符呪水左道律
絞具招呈堂八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欽依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
官處決辛雲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
尸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
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
部知道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都察院等衙門查出
張體乾因番役詐騙誣陷劉鐸獻媚一案題奉

聖旨下刑部會看得張體乾蓄媚權之奸心逞害良之毒手知魏忠賢素憾劉鐸輙與谷應選同謀捏造符書誣坐呪咀而黃堂郡守與曾雲龍彭文炳劉福等一時駢戮西市體乾應選且揚揚以殺人媚人冒非常之擢矣道路爲之咨傷天日爲之黯澹從來橫誣寃慘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借五人之腰領博一身之富貴即戮二人于市猶未足以償五命之寃查當日拷審劉福令誣供劉鐸呪咀的係張體乾有原疏可據

而谷應選爲捕方景陽假搜黃紙牒文以成之
二犯雖共謀誣殺獻媚邀功而體乾之罪爲尤
重張體乾擬反坐斬不待時谷應選引例秋後
處情罪各當孫守貴緝獲假番事委可原免究
既經多官會議前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斷立賜施行二十七日奉
聖旨見前第二卷欽此下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一